

人文齐鲁

作者早年拍摄的济南
老街巷民宅门墩风貌

■民间记忆

黄鼠狼

□王淼

黄鼠狼是我儿时常见的一种动物——之所以会常常看到黄鼠狼,是因为在我们居住的大杂院中,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只鸡仔,用来贴补家用,改善生活。而那些黄鼠狼,套用父亲的话说,就是给鸡仔们拜年来了。

那时的居住条件原本是非常艰苦的,常常是很多人共同居住在一个逼仄的院落中。然而,正所谓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每户人家的窗台下,居然还都能腾出一块空闲的地方,为鸡仔们垒上一个像小房子一般的鸡窝。我们家喂养的鸡仔都有着自已很好听、很形象的名字,像什么芦花、凤头、小黄、胖胖之类,这些名字差不多都是父母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所起的。一只鸡仔从小养到大并不容易,小鸡仔虽然像一个毛茸茸的绒球那般可爱,却又是那般弱不禁风,往往是喂养了一大群小鸡仔,但真正能够逃得过“鸡瘟”并最终幸存下来的却总是寥寥无几。不过,即便如此,大杂院的白天也基本上是属于那些大大小小的鸡仔的——不仅仅有鸡仔,有些家庭甚至还喂养着几只肥硕的白鹅和鸭子。它们在大杂院里和平共处,优游嬉戏,且各有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。公鸡打鸣“喔喔喔”,母鸡下蛋“咯咯咯”,一天到晚鸡鸣狗叫的,总是那么热闹。

养鸡最大的威胁,除了“鸡瘟”之外,就是来自黄鼠狼的偷袭。每每到了一天的黄昏时分,经常能够看到黄鼠狼在大杂院的墙头上探头探脑地来回逡巡,动作小心诡秘,“目灼灼似贼”。而一旦听到半夜鸡叫,那就肯定是此辈前来造访了。黄鼠狼生性狡诈且身手敏捷,鸡圈门稍有一点缝隙,它们都会有机可乘,只要被黄鼠狼咬住,鸡仔们逃命的机会微乎其微。更为要命的是,黄鼠狼竟然能咬了比自己还要大许多的鸡仔上墙穿窗,行走如飞。当人们终于听到了鸡仔们惊慌失措的叫声并迅速起床时,此辈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。真让人不胜其扰,防不胜防。父母和住在大杂院的叔叔、阿姨们常常对着洞开的鸡圈叹息不已,却又无可奈何。毕竟,当时的一只鸡仔乃是一个家庭重要的生活补给,又怎么可能不心疼呢?

父母和大杂院里的叔叔、阿姨们终于忍无可忍了,他们在一起琢磨出了一个生擒黄鼠狼的办法。这其实仍是一个守株待兔的笨法子,不过是在各家的鸡圈门前放上一只老鼠夹子,张网以待,愿者上钩而已。虽然办法的确不见高明,有一天却也真的生擒了一只黄鼠狼。那天夜里大家正在熟睡中,突然听到了纷乱的鸡叫声。于是,大家在极短的时间内起床,出门,发现在我们家相熟的李叔家鸡圈的鸡圈门前,多了一个四下窜动跳跃的黑影。父亲用手电筒一照,但见一只身材修长、四脚短小的黄鼠狼,被老鼠夹子紧紧夹住了一只后腿,正在拼命挣扎呢。

当父亲用一根绳子将这只黄鼠狼套牢并高高提起时,只见这家伙前爪抱拳且上下晃动着,像是在不停地作揖讨饶。想不到这个偷鸡贼也会有今天的下场,真是解气!



■口述城事

四合院门墩的记忆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,济南还保留着城墙的时候,处处显露出古城的模样,老街巷的路面是青石板铺的,街道两旁的民宅都是传统的四合院:带出厦檐的门楼,黑漆的对开大门,门扇上红底黑字的对联,门槛上连接着活动的木制踢踏。清晨伴随着“吱吱”的开门声,主人卸下高高的木踢踏,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展开了……

□张机

大门底部发出“吱吱”声响,并支撑门框和门轴的石质物件叫门枕石,它是托住门扇转轴的石墩子,门外部分称为“门墩”,济南人俗称“门台子”。小时候听长辈说,大门前精雕细刻的一对门枕石叫“门当”,大门框上方凸出的一对木头雕刻的门簪就是“户对”。它们一对在下,一对在上,遥遥相对,这便是自家的“门当户对”了。

门墩不但有它的使用价值,小孩子可以坐在门墩上观景,路人可以借用来歇息,还可以美化门庭,供人观赏,更饱含着人们向往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。我家宽厚所街的老宅大门外,立着一对高高的箱体门墩,大青石面

上雕刻着层层云朵,云彩的上方飞翔着几只蝙蝠。自古以来云代表上天,朵朵彩云绵延不断,能造雨以滋润万物,造福大地。蝙蝠是一种飞禽,与“福”谐音,云的谐音为“运”,因此蝙蝠飞舞于云朵之上,称之为“福运”。

四邻八舍家的门墩各异,雕刻颇为讲究,无论雕刻的花、鸟、鱼还是狮、虎兽等,都栩栩如生,意味深长。

我家隔壁邻居在门墩上雕刻了一只插有稻穗的花瓶,旁边有一只鹤鹤翘首遥望,寓意岁岁(穗)平安(鹤鸭)。我还见过一对门墩雕刻着两个柿子和一支如意相匹配,寓意事事如意(柿柿如意),也有的雕刻上一只扇动着双翅飞翔的蝙蝠,下有几个古代铜钱系在蝙蝠身上,寓意为福

(蝠)在眼前(钱)。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,门墩上刻有缠绕缕缕藤秧的瓜果,象征着其蔓不绝,绵延滋生,子孙繁盛的家族兴旺。此外双狮寓意事事如意,狮佩绶带寓意好事不断,莲花和鱼寓意连年有余,鲤鱼跳龙门寓意仕途高升。

有一种鼓形的门墩很气派,那是位于宽厚所街东头,建筑宏伟的“江南会馆”。那里是商贾聚会的场所,大门外立着两个底座是巨大长方形,上面架着大圆鼓的门墩,鼓面上雕刻有财神手捧吉星高照的精美图案,底座上刻有祥云和莲叶……据说每逢商贾来此聚会,进出会馆的商人都要亲手摸摸鼓形门墩,祈求生意兴隆,招财进宝,财运亨通,表达心诚则灵的期盼。

■俺看这人最山东

宋大爷爷

宋大爷爷是我们这座胶东小城解放后的共和国第一代老邮政。举手投足间,自有种温文尔雅的做派。他的许多故事,至今还是街坊四邻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□姜泽华

本来,擅书法精石刻的宋大爷爷算得上一个颇有成就的艺术家,可因为那年月说不清的原因,后来还是骑上绿色单车,穿行于小城大街小巷当了名普通投递员。但宋大爷爷家里,还是常有文人墨客登门造访。每当客人递上他们收集或创作的石刻印章,宋大爷爷是决不会用手去接的。他要么慢吞吞踱到脸盆前净手,要么摘下眼镜,用一张旧宣纸反复擦摸。直到客人把印章或石刻置于案上,宋大爷爷才会捧起作品细细鉴赏。据说,这是玩雕刻的圈内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因为印制或雕刻的石料一般都很贵,两人交接之际一旦失手,说不清楚。

这儿不错,这儿也不错,嗯,真的不错!纵然作品再粗劣,宋大爷爷也必能于细微处洞察别人的妙笔,从不轻易诤人以非。如果有的地方实在看不过眼,他就会说:如果这个地方这么用刀,也许会更好吧。你看呢?那口气如讨教,似商榷,总之也不肯定。

因为宋大爷爷学问大人缘好,单位同事或街坊邻居有了争议,就总爱找宋大爷爷评理。但任是双方争个面红耳赤,吵得翻江倒海,宋大爷爷总是笑眯眯听着看着,决不轻发一言。直到双方都吵得没劲,非要以宋大爷爷的说法为准绳,宋大爷爷才以和风细雨的语气斟酌词句:你说的对!不过你得承认,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……此时争执双方便只能在不满意中带上些许满足,

彼此快快散去。

邻里有亲兄弟二人,脾气火爆,因家务事吵得实在不可开交,眼看就要动手了。被拉去评理的宋大爷爷听着听着,突然猛地站起身,快步夺门而去。争执的兄弟二人顿时住手住嘴,也惊呆了!看样子涵养极好的宋大爷爷这次,是真的生气了!

不料宋大爷爷很快又回来了:没事没事!两位世兄继续说!我刚才才是肚子里有股气,到外面方便了一下……这话令吵架的兄弟二人怎么听怎么别扭,于是便再也无心吵闹下去。人家宋大爷爷放屁都进厕所,咱们吵架吵到别人面前,不嫌丢人呐!

我记事的时候,宋大爷爷还没退休。我至今还记得宋大爷爷上半身穿的,是邮政人员很正规

的绿色制服,下半身却是自家做的宽腰裤子,打扮得不伦不类。据说,那是宋大爷爷的矫枉过正。有次宋大爷爷的制服裤子拉链开了没有发现,被人提醒后宋大爷爷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从那以后,宋大爷爷便坚决不再穿制服裤子,一直到老。

那年月附庸风雅的人不似今日之多,但向宋大爷爷求字的人还是不少。小城的许多老字号店铺门面,至今还留有宋大爷爷的墨宝。我家就藏有宋大爷爷当年写给父亲的两个条幅: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,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。那字苍劲古朴,确有大师风范。

宋大爷爷写了一辈子字,可只要是送人,一般就是这两句。

■饮饌琐忆

临清有道家常名菜“猴爬竿”

□张家善

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曾经有过干部轮流下乡调研的制度。一般情况下,我下去后虽然住在当地机关招待所里,但为了更多地了解当地风俗人情,接近群众,午饭多是到街面上去吃。如:济宁老闸口一带的熏鱼,二分钱一条,“缸贴”五分钱一个,若吃两条熏鱼加一个“缸贴”,花九分钱;到青岛,烟台沿海城市,我专门到海边码头跟装卸工一块吃杂鱼丸子,是五分钱一漏勺,热汤自己随意浇,外加一个五分钱的大馒头,花费是一角钱;在聊城吃当地有名的猪肉灌汤包,五分钱一个,每餐有两个就足够了,也是一角钱……令我难忘的是,在临清吃过一次家常名菜“猴爬竿”,至今令人回味。

在一个初冬时节,我到达当时临清的桑林公社后,借了一辆自行车,深入到农村去,深入了

解当地群众的收成与生活情况。下午返回公社驻地后,已经过了晚饭时间,炊事员刘老汉正在他那个小厨房里,有滋有味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京戏。他见我后说道:“没有菜了,锅里还给你温着热馒头。”我说:“那就来两个热馒头,外加一块咸菜喝点白开水凑合一顿饭吧。”刘老汉连忙摆手说:“那可不行,你是省里来的客人哪,我另外给你炒盘菜。”待我点头同意后,他却眯缝起一双细眼,诡异地对我低声道:“我给你炒盘拿手好菜‘猴爬竿’,咱可是这样啊,若我炒的‘猴爬竿’光竿没猴,或者有猴没竿,算我输了,这顿饭由我请客;若我能炒出每个竿上都有猴,每个猴子都能爬上竿,你除照价拿饭钱外,还得另外请客。”我欣然同意:“那就输给你一瓶衡水老白干吧!”当我在特意为我准备的那间小东屋,微弱灯光下刚看完几页书的工夫,刘老汉笑嘻嘻地给我端去了一盘蒜



薹炒鸡蛋和两个热馒头,放在小桌上后说:“你先检查一遍再吃。”当我用筷子在盘里扒拉一遍后,果然是每段蒜薹上都裹有炒鸡蛋,也没有发现光有炒鸡蛋没有蒜薹的,我立刻明白了,调侃道:“这就是你的‘猴爬竿’啊,怎么这猴有大有小啊?”刘老汉闻言正色道:“你在哪个公园里,看见过猴群都是一般大小的?”我只好点头认输,因为实在饿了,刘老汉这盘“猴爬竿”我吃得津津有味,心中油然而生感叹,不但“猴爬竿”名字起

得巧妙,尽管是一盘最普通不过的鸡蛋炒蒜薹,可却别有一番味道。

我按照事先承诺,到街口杂货店,花一元二角五分给刘老汉买来一瓶62°的衡水老白干,外加那盘“猴爬竿”和两个馒头钱,花费了我一天的工资还要多一点。刘老汉喜滋滋地端详着那瓶正宗衡水老白干,不无得意地对我说:“我们临清这道‘猴爬竿’,在大小餐馆以及家庭主妇们都能做得出来,唯一讲究的是不能用鲜蒜薹,因为鲜蒜薹又挺又滑,很难被鸡蛋裹住,必须用专门腌制过的蒜薹段,因为蒜薹的表面已经有了褶皱,加上被盐渍过,比较干涩,容易被鸡蛋裹上。”由此看来,所谓各地的名菜,并不一定非用鸡鸭鱼肉做原料,只要肯动脑琢磨出点子,就像这一盘“猴爬竿”鸡蛋炒蒜薹,再取个比较形象贴切的名堂,亦不失为一道当地的名菜。